

# 英雄与奇迹

“上海在跃进”文学创作集

第 二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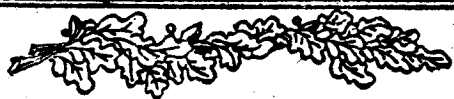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 英雄与奇迹

——“上海在跃进”文学创作集第二集——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8 •

## 內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收特寫和短篇小說共十三篇，強烈地反映了上海工業戰線上躍進再躍進的面貌。

峻青的“英雄与奇迹”是以小厂办大事聞名的无縫鋼管厂为背景，刻划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老工人形象。任幹的“銀色的火光”描寫一个年輕女电焊工的成长。胡万春的“鋼人魯佛祥”、哈寬貴的“平爐頂上紅旗飄”、錢正裘的“軍工友誼鋼”、俞培榮的“車間里的鼙鼓”这几篇特寫从不同方面、以不同的藝術風格描寫了为鋼而战的沸騰場面 and 英雄人物。“巨浪”是寫造船工人，“三只木筏”寫工人農民兄弟情誼，“測槍”是寫协作精神……題材等各不相同，但篇篇洋溢工人階級的革命干劲和共產主义精神。这些作品是上海的作家和業余作者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一部分，是上海大躍進以來优秀作品一部分。

## 英 雄 与 奇 迹

——“上海在跃进”文学创作集第二集——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編

\*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3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0142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張 4 5/8 字數 100,000

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數 3,001—25,000 定价 (八) 0.46 元

## 目 次

|              |               |
|--------------|---------------|
| 英雄与奇迹.....   | 峻 青 ( 1 )     |
| 銀色的火光.....   | 任 幹 ( 21 )    |
| 鋼人魯佛祥.....   | 胡 万 春 ( 37 )  |
| 平爐頂上紅旗飄..... | 哈 寬 貴 ( 49 )  |
| 軍工友誼鋼.....   | 錢 正 義 ( 56 )  |
| 車間里的鐘聲.....  | 俞 增 榮 ( 66 )  |
| 巨淚.....      | 施 燕 平 ( 73 )  |
| 測繪.....      | 樓 頌 耀 ( 91 )  |
| 馬師傅和咱三個..... | 唐 駿 ( 99 )    |
| 三只木槌.....    | 周 卓 浩 ( 114 ) |
| 喜相逢.....     | 趙 自 ( 120 )   |
| 一條普通的新聞..... | 陈 靜 婉 ( 125 ) |
| “逼上梁山”.....  | 歐陽翠等 ( 128 )  |

## 英雄与奇迹

峻·青

我們的这个时代，真是出英雄出奇迹的时代。

不論是白天黑夜，也不管是这里那里，到处都有英雄出現，到处都有奇迹創造出來。

現在我就對你們講一講我們工厂里的英雄和奇迹吧。

我們的工厂是生產無縫鋼管的，嘿，無縫鋼管！你一定聽說過這個玩意兒吧？可不簡單哩，現在能生產這個玩意兒的只有鞍鋼無縫鋼管廠，其次，就數着我們啦。我這麼一說，你也許以為我們的工厂一定也象鞍鋼一樣，是一個厂房寬敞和有着完全自動化生產設備的大工厂吧。那你就完全錯了，同志，恰恰相反。我們的工厂，既小而又簡陋。如果你從我們工厂的那條小弄堂口往里看一眼，也許你不相信这里面會有一個無縫鋼管廠呢。這弄堂非常之狹小，只有一點點子寬。而路面，又大半是泥地，一下雨，地上滿是泥濘。弄堂兩旁，全是又矮又舊的木板屋。屋里的主婦們洗了衣服沒處晒，用竹竿串起來，向對面人家的窗戶上一插，就在弄堂的上空晒了起來。對面人家，當然也禮尚往來，如法炮制。這樣，整個的弄堂上空，就都掛滿了衣衫，飄飄搖搖的，活象船上的號旗。——這是工厂的弄堂。工厂的房屋呢，它象弄堂一樣的狹小、陳舊。它既沒有一個連一個龐大的車間，也沒有漂亮的俱樂部和大禮堂。它有的僅是一個你一進門就能看

得見的小小的車間，在這車間里只有一部陳旧的機器，此外，樓上還有兩間屋子，那是我們的飯廳兼俱樂部，又兼會議室，還兼一部分人的宿舍……

哦，你覺得驚奇嗎，是的，這是很值得驚奇的，而奇蹟也正是出在這裡。你想想看吧：這樣簡陋的工廠，陳旧的機器，百把個職工，又沒有工程師，卻不僅生產出這樣現代的高級無縫鋼管，而且在黨中央提出了趕英國的口號後，鋼管的質量，在很短的時期內，就超過了英國。生產指標，迅速上升，一翻再翻，一直躍進到四十倍。產值提高了六十七倍，上繳利潤增長了七十倍。成為全國第一個自行設計的並能與鞍鋼無縫鋼管廠相媲美的小型無縫鋼管廠。瞧，這不是奇蹟是什麼？

說到奇蹟，我就要講到那些創造奇蹟的英雄人物了。我們這裡的英雄人物很多，但我想着重的講一講我們的老師傅王培堯。

我常常看到我們有些小說家寫的英雄人物總是高高的個子，宏亮的聲音，使人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個平凡的人物。可是，我們的王培堯老師傅卻不是這樣。他是一個很普通的老頭兒，既瘦且矮，臉上滿是皺紋，說起話來聲音很低，而且他不多說話，總是沉默的時候多。因此，在平時他是很不為人所注意的，所以他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但是，正是他這樣的平凡人，每當遇到緊要關頭的時候，他的身上卻就爆發出了燦爛的火花，表現出了他的象珠寶般瑰麗的高尚品質。

我們第一次注意到王培堯老師傅身上爆發出來的火花，是在去年的年底，那時候，我們工廠里的生產情況很不好，經常完不成任務，一天軋不到一噸鋼管，軋出的管子，質量又很低，有的歪歪扭扭的象根油條，有的裂了口變成了有縫鋼管。總之，廢品

次貨很多，而够标准的很少。成本很高，蝕本很大。每逢厂际競賽的时候，我們厂总是倒数第一名。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样的生產情况，在工厂的干部和职工当中，該引起怎样的思想反映？当时，有一部分行政干部对我們这样一个小工厂搞无縫鋼管是没有信心的。有的人公开在会上說：“人家鞍鋼是苏联帮助建立起來的。咱們这部老爺机器怎么能生產这种高級產品？这不是自討苦吃。我看哪，頂多搞搞复制品、拉拉管子就行了，別再搞这种油条鋼管了。”

有一部分工人覺得在这里没有什么干头，就索性要求調动工作了。有的原來在电焊部門工作过的，現在又要求回到电焊行業里去，有的原來当过裁縫的，現在又要求回到服裝店里。甚至連工作一貫積極的李青山，也不愿在这厂里干下去了。李青山是修理部的一个青年工人，和王师傅有一点子親戚关系，是王师傅的妻弟。这个小伙子，象牛一样的强壯，一刻都不愿閑着，修理部的活干完了，他就跑到爐子旁边，帮助鉗工們取鋼錠，一根燒得火紅的四、五十斤重的鋼錠，他毫不費力的就送到了机器的車槽上去。要不，他就帮着司爐工向爐灶里填煤，总之，他是不肯閑着的，好象一閑下來，他那滿身的勁头兒就会把身体脹裂了似的。这些日子，厂里的生產情况不好，常常停車，这小伙子沒事干，心里非常煩躁，火刺刺地嚷道：

“这算干什么，三日打魚，二日晒网的。要是都象咱們这样干法，再有一百年也到不了共產主义；我宁肯在生產中拚死，也不愿在这里閑死。不干了，走！”

这小伙子性子很烈，說不干就不干，当天他就去找公方厂長要求調动工作。

高厂長正在开会。他是一个知識分子出身的人，今年三十

多歲，解放以後參加工作的。他對工作倒是滿積極，也懷着把生產搞好，可就是對我們工廠里現有的生產設備沒有信心。昨天，他剛從鞍鋼參觀回來，在今天黨的會議上，他提出了一套鞍鋼化的主張，他主張把原有的機器改裝和擴大，例如軋輥由原來四百米厘的直徑改為五百米厘，馬達由原來一百二十四馬力改為五百匹，還有，鞍鋼不用小軋輥，用道板，我們也改用道板，不用小軋輥。還有，廠房太小太舊，應該起高和翻新等等。……

我們的技術員小趙，熱烈的擁護廠長的意見。他是個大學畢業生，講話很有條理，口齒清楚，一板一眼的講得頭頭是道。他認為廠長的主張是解決我們工廠目前所面臨着的困難的唯一的道路。不如此，工廠就沒有辦法辦下去。

小趙講完了以後，角落里有人咳嗽了兩聲，一個瘦瘦的老頭兒站了起來，說：

“我不同意廠長和小趙的意見。”

這人就是王培堯老師傅。

“好哇，老王，談談你的高見吧。”高廠長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煙，笑着說。

王師傅不緊不慢地說：“談不上什麼高見，但是我覺得照你這麼一來，咱們的這部機器不是全部報廢了嗎？再說那要花多少錢？……”

“不花錢還辦什麼工廠？”小趙插嘴打斷了他的話。

“花錢可也得花在應該花的地方啊，”老師傅毫不讓步，“如果不花錢能同樣搞得好，為什麼要花錢呢？再說，依我看，這樣的改裝，根本就不行。”

“那你有什麼根據說不行？”小趙又插嘴了。

“當然有根據啦，”老師傅說，“張三的帽子不能戴在李四的

头上啊！”

高厂长一听这话，有些不耐烦了，问老师傅说：

“老王同志，你认为我们就应该照这老样子下去吗？”

老师傅说：“老样子并不是不能改变的。”

高厂长笑了，说：“说空话不行啊，老王。要改变老样子，首先要打破保守思想，接受新鲜事物。不的话，你靠什么改变？要文化没文化，要技术没技术，只靠三十年的工龄吗？”

这句话，深深地刺伤了老师傅的心，只见他两只眼睛生气地盯着厂长，胸脯一鼓一鼓的，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个时候，我们的党支部书记老郑站起来了。他是一位由部队转业来的同志，人很和气，可今天看样子，好象也有些激动了，他很严肃地说：

“我完全同意王培堯同志的意见。我觉得鞍钢的经验虽好，但不能硬搬。如果按照厂长的主张，第一，我们现有的设备就等于全部报废。第二，要五百万的投资，一年多的时间，才能正式投入生产。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于中央的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也不符合于市委所提出的‘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的。”

但是这个意见并没能说服厂长，在他看来，老郑的思想和王师傅一样的保守、落后。因此，那天的会议没有争论出结果来，老师傅心里很烦躁。

第二天，是年三十。那天晚上，老师傅约了李青山到他家里去吃年夜饭。在吃着饭的时候，李青山看他脸上的气色不大好，料到他有心事，就问道：

“姐夫，你是不是也因为厂里的生产，心里不舒坦？”

老头子点点头，嘆了口气说：

“是啊，这情况老这样下去不行啊。”

这一句話，勾起了李青山的心事，这个冒冒失失的小伙子，以为他姐夫也在不安心工作了，于是，把杯子往桌子上一撂說：

“它爱怎样下去就怎样下去吧，反正我是不会在这里干了。”

“怎么？”老头子一听这话吃了一驚，夾了一筷子魚尾巴，懸在半空停住了。

“我不在这干了，”李青山理直气壯地又重复了一遍，“我已經向厂長提出來了，要求調动工作。”

“怎么，你要求調动工作？”老头子臉上現出了痛苦的神色，把筷子上夾的魚，本能地又送回了盤子里。

“嗯，調动工作，离开这个倒霉的工厂。”李青山又重复了一遍，就低着头去夾起了一个魚头。

老头子一声不响，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李青山，突然，把手里的筷子往桌上用力地一摔，大声地喊道：

“你說了些什么？你成了个什么人啦？”

小伙子被这突如其來的發作吓了一跳，筷子里夾的魚头不自禁的掉到了桌子上。

王师傅也吃了一驚，急忙劝他說：

“有話慢慢說嗎，發这么大的火干什么？”

“干什么？他的这种思想不对头。”老头子繼續咆哮着，象一只發了怒的獅子。兩只眼睛睜得很大，炸發着火花。

这一來，小伙子吃不消了。本來老头子平时待他很好，就象親兄弟一样，他也象对兄長那样的尊重王师傅。兩人从來沒紅过臉。而今天这样的發作，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也实在是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本來想頂撞他几句，可終于还是压制下了，只是把手里的筷子一擱，抬起身來就往外走。

王师傅頹然地倚到椅子背上，痛苦地閉上了眼睛。

王师母一見这情形，立刻赶了上来，拉住弟弟的手說：

“你怎么也这样，你姐夫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

李青山一声不响，还是往外走。

当姐姐的赶到門口，小声地說：

“你千万别生气，今天都是你姐夫不好。不过，我要告訴你，他这几天心里不知有什么心事，睡觉都睡不好，常常發脾气，人也比以前瘦多了，今天又多喝了几杯酒。……你也不必見怪，还是回来吃飯吧。”

但李青山终于还是走了。

老头子向来有这样一个脾气，对誰有什么意見，講过了也就完了，从来不記在心上，也不愿再提这些事。另方面，如果他对誰由于一时冲动有对不起的地方，他也能够很快地承認不是，取得对方的諒解。可是这一次他对李青山的發脾气，并没有半点后悔，也没有把这事情放掉。第二天，他又去找李青山，不过，这一次，态度倒好的多了，与其說是批評，还不如說是劝說。

“怎么，青山，还在生我的气嗎？”这是老头子的第一句話。

李青山沒有吭气，脸上有些不大自然的样子，心里还觉着不是滋味。

“你不对呀，青山。”这是老头子第二句話。

“为啥不对？”这一会，李青山講話了。“我又不是为自己。”

“那你的是为誰？”老头子緊釘着追下去。

“为国家咱，”小伙子理直气壯的說。“人家都轟轟烈烈地搞社会主义建設，可我們却三日打魚二日晒网的。也許就是你不急吧。”

这一句話把老头子激火了，他把眼一瞪說：

“你怎么知道我不急？可是，急就应该离开这里嗎？”

“那還有啥法子？”小伙子反問道。

“不管啥法子，反正要求調動工作就不對。”老头子說。“生產情況不好，你想過改進的主意沒有？沒有，就是想着溜掉。這是什麼對待困難的態度？你要找先進單位，可先進單位是人創造出來的，如果都象你這樣，哪還有什麼先進單位？”李青山不吭氣了，在低著頭沉思。王師傅走近了他，和氣地說：“青山，你不能走，我和你一樣，對廠里現在的生產情況不滿意，可我並不灰心，也不想離開這裡，更不同意把廠关掉，那樣能對得起國家嗎？我想，要是咱們大伙都動腦筋，困難一定會解決的。”

這一天，老師傅和李青山兩人談了很久，一場小小的風波总算平息下去了。李青山調動工作的念頭也打消了。

高廠長固執地堅持他的意見，並且進行了改裝機器的試驗。但試驗的結果，全都失敗了，証明此路不通。那麼生產究竟如何搞下去呢？的確是有許多困難。老鄭常常以期待的神色，看着老師傅道：

“老王，你是有經驗有鑽勁的老工人，黨對你期望很大啊！”

每當聽到這話的時候，老头子的心里就怦怦的跳動，熱淚就涌上了眼眶，他緊緊地握著老鄭的手，說：

“我知道，支部書記同志。”

“有辦法嗎，老王？”

“想想看吧。”老头子謙虛而堅定的回答，“辦法總是有的。”

夜里，他常常睡不著覺，“有辦法嗎？老王。”老鄭的話總是在他耳邊響著。他不由的想起了一九五〇年出席全國工農兵英雄模範大會時的情形，就在那次會上，他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和許多中央負責同志。那時候，毛主席曾經對他們講過這樣一句話：“有困難就有辦法，沒困難就沒辦法。”這話，到現在還清晰地記

在他的心里，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了起来，变成了一股力量，推动他勇敢地前進。

在这些日子里，他日夜思索着的全是如何就現有的机器設備進行技術革新提高產量的問題。他常常下了班仍然不离开机器，甚至整夜的守在机器的旁边揣摩。终于，不久，他对中心棒和軋輥進行了一些改革，使得无縫鋼管的質量提高了一步，鋼管的裂縫和弯曲現象大大減少了。这虽然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革新，但对于我們工厂來說，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它使人們看出了一個苗头：利用現有的設備，不僅可以生產下去，而且可以生產得很好。我們的党支部就抓紧了这个事实，对大家進行了反复的教育，这一來，人們的信心提高了，連一些想着調动工作的人也都安心生產了，而且都在开动腦筋想办法要把生產搞好。

不久，老鄭从市委开会回來，傳達了市党代会的精神和決議，傳達了十五年赶上英國的要求，并告訴大家，市委已把无縫鋼管的生產，列入市委规划的一个項目。嘴，全体职工們一听，可乐坏了，都高兴的不得了，一个个磨拳擦掌准备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大搞一番。王培堯老师傅更是开心的不得了，当时他就去催着老鄭要他去找英國的資料，看看他們的產品到底什么样。老鄭連夜奔波，终于找到了一份英國雷諾厂一九五七年出產的无縫鋼管質量标准的材料，大家一研究，說：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十五年保險赶得上。”

老师傅把头一搖說：“十五年，那太長了。我今年五十多歲了，要是再住十五年还不知能不能看見呢？我等不得，而且也用不着，他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以后又經過了几次研究，赶英國的规划就从十五年減为八年，以后又減到了五年，最后減到了三年。可是老师傅还不服

气，他嘴里沒說，心里却暗暗地想道：

“三年也用不着，下决心今年就赶上它。”

老师傅这心里的話，对誰也沒講，只偷偷地告訴了鄭支書。  
老鄭鼓励他說：

“你的想法对，老王，咱們工人就要有这样的魄力和雄心。敢想敢說敢做。”

自从赶英國的口号提出以后，我們全厂就象投入了战斗一样，一下了工，大家就聚到一起研究怎样的赶法。大家都認為首先鋼管的產量要提高，現在班產量半噸的这种狀況是不行的。其次應該提高鋼管的質量。可是，不管產量和質量的提高，都面臨着一個關鍵：穿孔機的頂頭問題沒法解決。現在的頂頭，是用九種稀有金屬的合金鋼制成的，價錢很貴，且不易買到。在鋼錠燒到一千度熱度的時候，扎一噸鋼最少要用五個頂頭，多時要用二十個。這樣，不但增加了鋼管的成本，而且由於不斷的換頂頭，也就影響了生產的速度。現在要提高產量，就遇到了頂頭問題這樣一個障礙。還有，要提高鋼管的質量，就要增加鋼錠冶煉的溫度到一千二百度，可是，現有的頂頭，不能耐住這樣的高溫，常常一根鋼錠扎不完，就發煇變形了，而且有時露在鋼錠里，使得無縫鋼管成了一半空一半實的廢品……

真是無巧不巧，也正這個時候，廠子里現有的頂頭用完了，頂頭的合金鋼到處買不到，車不得不停了下來。

這樣一來，頂頭就成為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了。生產能不能前進，就要看頂頭問題能不能解決了。可是，靠誰來解決頂頭問題呢？開始時有些人把希望寄托在專家和工程師身上。一些行政領導每天忙得滿頭大汗，東奔西跑的去找專家，有一次，我們請來了××工廠的一位澆鋼工程師，這位工程師倒很熱心，他腋下

挾著一本外文書，到車間里轉了一圈，看了一看，就說：

“這沒什麼問題，好解決。頂頭耐熱不夠，再多配點稀有金屬就行了。這事包在我身上。”

大家听了，非常高兴。

第二天，澆鋼工程師澆的合金鋼頂頭拿來了，可是放到機器上一試，半截鋼錠沒鑽進，就化了，窩到了鋼錠里面。叮叮咚咚的敲了半天，也沒敲出來。

以後，又接連請了不少的煉鋼專家和工程師，到工廠來幫助解決，結果都失敗了。以後我們自己又到一些煉鋼的工廠里去請教，并試制了很多各種不同合金的頂頭，還是耐不住一千二百度的高溫。

全廠的人都急的不得了。你想想，怎麼能不急呢？而且正在這個時候，開始了全國工農業生產的轟轟烈烈大躍進，我們却停了車，這怎能不着急呢？在這種時候，我們大家，很自然地就想到了王培堯老師傅。我們發現他這幾天非常沉默，有時蹲在車間里，成半天價看着機器出神，有時人家和他說話他也聽不見。鄭支書知道他在動腦筋，心里非常高兴，就走過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說：

“老王，現在情況很困難啊，你有什么好辦法吧？”

老師傅這時又想起了毛主席的那句話，就點了點頭說：

“有困難不怕，辦法總歸想得出來的。”

鄭支書說：“對，老王，只要開動腦筋，辦法總歸想得出的。現在，咱們不能指望別人了，專家沒有辦法，咱們工人自己想办法。咱們廠能不能躍進就要看我們自己了。特別是我們黨員，要在這個時候拿出干劲來。突破這個困難。”

老師傅說：“這我知道，你放心吧。”

鄭支書一聽這話，心里一塊石頭落了地。他知道王培堯這人從來是說得到就做得到的。實際上也的確是這樣，別說鄭支書還來找他，即使不找，他也会主動地想辦法。今年就趕上英國的打算，並不是說着玩的，事實上，很早他就動腦筋要來解決頂頭問題了。而且，因為這個，他已經幾個晚上沒有好好睡覺了。這天夜間，他又在車間里磨了大半夜到天傍明的时候，他在門房的長凳子上躺了躺。

第二天，採購人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了几十只合金鋼的頂頭，機器总算開動了。可是老師傅并沒因此而放开了自己的努力。下了班以後，他又拿着頂頭琢磨起來了。

鄭支書看到了這情形，就勸他說：

“老王啊，你昨夜已經沒好好的睡了，今夜早点回去睡吧。”

老師傅嘆了口氣說：“唉，頂頭搞不好，別說睡呀，就是死也閉不煞眼哪。”

“不行，你一定要休息。”鄭支書的意見很堅決，非要他回去休息不可。最後，老头子总算答應下來了。可是鄭支書還不放心的，特地把李青山找來，要他把老師傅送回家去，強制他睡覺。并开玩笑地囑咐李青山：“這任務你一定要完成啊！”

任務，李青山是接受了。可是，他沒完成。因為到了家里以後，他倒被老头子說服了。老头子說：“青山，你別那麼機械地執行任務，咱們講講私人感情通融一下吧。”

李青山笑了說：

“不行，咱們公事公办。”老師傅嘆了口氣說：

“青山，現在生產是這樣的情況，你睡得着嗎？心里過得去嗎？”這一句話，說到小伙子心里去了，他說：“告訴你說吧，我也好幾晚睡不着了，今夜完成支書交給我的任務以後，還打算回去

研究哩。”

老师傅一听，高兴地說：“好哇，咱們就兩人一起研究吧。”李青山說：“行，咱們明天可別講呀！”于是，兩個人就一起关上房門，熬夜研究起來了。但是這一夜他們沒有白熬。在傍明的时候，老师傅終於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办法想的很巧妙，他不是从鋼材的耐热方面打主意（这主意專家和工程師們早打過了，沒有行得通），而是从降溫方面想办法。他想到前些日子改革中心棒的情形，那时候，中心棒經常坏，因为耐不住高溫而变弯，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在中心棒里面通上冷水，使溫度下降，从此以后，中心棒就再也沒有弯曲过。他从这里得到了啓發：既然中心棒可通水降溫，頂头为什么不可以通水降溫呢？一想到这里，他的心里就豁然亮堂起來了，趕緊把这想法告訴了李青山。这小伙子陪着姐夫搞了大半夜，沒搞出个名堂來，心里有些急，一听到这个主意，忽地跳起來，把拳头往桌子上一撞說：

“好，好主意。一定……”可是，一句話還沒說完，他忽想到高級合金鋼的頂头，在滾熱中一遇到冷水就要爆炸，心里就涼了下來。

“怎么样，青山，有什么問題嗎？”老头子看出了他的犹豫。

李青山就把这个想法告訴了他。

“嗯，是个問題。”老头子的头低了下來，額上又滿起了思索的皺紋。

“再想想看，有沒有办法解决。”李青山安慰和鼓励他說。

于是，兩个人都一齐陷入了深沉的沉思中。周圍突然顯得非常寂靜，桌上的鬧鐘滴答滴答响的特別清楚，隔着一層板壁的床上，孩子們的小小的鼾声也此起彼落的响得特別清楚。远处，一列火車，在隆隆的飛馳着，發出了一声長長的吼声……